

◆ 阿占专栏 词与物

◆ 书心书影

◆ 小说世情

# 写写女人

阿占

为什么你喜欢在小说里写男人？这是我近几年每每被读者提到的问题。说实话，落笔之前我没有将主人公圈定性别，就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，形成人的行为的真正因素大多是无意识的。正是凭借这种无意识，我在《制琴记》里写了两个男人，《不辞而别》里写了两个男人，《在臧庄》也是两个男人的故事——以及，《人间流水》是一个男人；《满载的故事》是一个男人，《残响》是一个男人，《后海》也是一个男人；《师父》是数个男人……我自己也震惊了，若非身体里住着一个男人，那就是我想借男人的故事来描摹广袤人间。毕竟男人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太大了，他们属于天地自然万物，可以一苇而渡地奔赴山海，可以壮士断腕，也可以猥琐油腻，可以嗜血凶残，还可以高山流水，品格高古。我并不羡慕他们，一辈子做一个尽兴的女人已经足够好，可是好归好，张力依然有限，男人则可家养可野生，他们没有大姨妈，不用生孩子以及八十岁也可以让年轻女人生孩子，骨骼粗壮肌肉发达，基因密码注定了他们的故事将更加立体。

而这一次，我终于写到了女人，在中篇小说《来去兮》里。故事分四个章节，“坏女人”“吕剧演员”“祖母”“王小鱼”，很显然，她们是四个女人，并且跨越了三代，由此铺展开人生际遇和况味，来来去去，沉沉浮浮。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责编写了稿签，说：“读后最大的感受是作品所传达出来的那种通达圆熟，从立意到语言。”又说：“小说通篇读下来还有一种摄人的静气，这也是当下作品难得的罕见气质。”

小说家只管写，凭直觉和本能。而评论家或编辑则要从文本里发现一些连小说家自己都没有发现、没有意识到的东西。责编谬赞让我深感惭愧。

关于《来去兮》，背景搭建在海边的老城，老城里的老院子，老院子里老房子，镜头是从1970年代末期切入的，一直延伸到2022年，女主王小鱼也从学龄前变成了中年后。因为离家太近的缘故，日子在不停地发霉——“常有异响和莫名的气流在走廊穿来穿去，以王小鱼的年纪，自然不会知道那是锅铲在互怼、墙皮在脱落、老门窗在吱呀哀叹，它们一起构成了人间的疲惫。”垂老生命自然凋落，比如祖母；鲜活生命戛然而止，比如吕剧演员的李生女儿之一。人生的困顿与寒凉，苦涩和沉重，自不必多说。可是，《来去兮》不是为了提出这些问题而写的，我是企图通过王小鱼对待生活的坚定和从容，以及其命运的轨迹，来将这些问题解决掉。我用坏女人、吕剧演员以及祖母、父母的人生作铺垫，让王小鱼经过以及经历，最终变成一个活明白了的女人。

正如责编所说：“王小鱼不是没有悲伤和苦痛，只是小说更侧重于展现她对这种苦痛悲伤的蔑视，举重若轻地写出了她人生下半场的顺其自然、水到渠成，甚至一种超然物外的自得和自知，体现了一种不流于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”

这便是我心中最好的女人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《芒种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百花文学奖、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“风婆婆——放风来！大风不来小风来！”瞎老太是朝天喊的，可是声音向着四面八方跑，瞬间就传到了小半个村子。

于是小半个村子里等风的人心里都装了这一句。有的跟着瞎老太絮絮叨叨：“风婆婆——放风来！大风不来小风来！”有的埋怨着瞎老太：“知了叫一样，喊得我心里更慌。”

“风婆婆——放风来！南风不来北风来！”瞎老太换了词。

“风婆婆——放风来！山风不来河风来！”瞎老太又换了词。

风终究还是没有等来。大风没来，小风也没来。南风没来，北风也没来。涂山的风没来，淮河的风也没来。瞎老太还在喊，像呼唤自己失散多年的姐妹，只是语气逐渐发生着变化，由开初的商量，变成了中间的祈求，又变成了最后的埋怨。

瞎老太的儿子在村口坐着说闲话等风。人家说：“你娘又在叫风婆婆了。”瞎老太儿子说：“不听她的，风婆婆哪是那么好请的？也上了年

# 当代中国人精神炼狱的一面镜子

江飞



《镜中》  
艾伟 著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的生命难题，也必将经历和承受类似的人间劫难和精神炼狱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有意赋予润生设计的建筑（尤其是日本道场）以生命性和宗教性，同时强调建筑和建筑师个人生命体验之间的关联性，因而也赋予其人性以宗教性的宽恕与和解。这让我想起艾伟去年的中篇小说《过往》，在访谈时他曾谈到“和解”，“我们活过，爱过，恨过，痛苦过，快乐过，当我们回过头来，只有那些具体的生命感觉才是珍贵的，有意义的，属于我们的，我们已经难分其中的好和坏。斯人已逝，烟消云散，其实不是与对方和解，是同自己和解，同自己的记忆和解。所谓的生命感觉，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的记忆。”这段话似乎也可作为《镜中》的一个注脚，润生最终放

下了手中的猎枪，放下了心中的仇恨，对以命换命的世平选择宽恕与和解，人心的秩序于是得以重建。如作者所言，这确实是“一个关于慈悲、爱以及宽恕的故事，一个关于如何在破碎的生活中安顿我们心灵的故事”。但转念一想，我又觉得，作者设计的这场火灾似乎太过于戏剧性，它成全了二人的道德完善，表明了小说的终极追求，但恰恰也反衬出宽恕与和解的艰难与虚妄，仿佛“镜中花，水中月”。

艾伟向来有着非常好的结构意识，他仿佛一位胆大心细的拼贴师，以四棱镜的结构形式，精巧细致又悬念丛生地拼贴出这场情爱悲剧的罗生门，折射出世界和人心的多重镜像。比如，易蓉活在母亲和童年的阴影里，更活在自我矛盾和冲突中，贤妻良母和放荡醉鬼的形象构成自我镜像，互为指涉。四个人，仿佛一根绳上的四只蚂蚱，共同承受着人间的无常、灵魂的拷问和精神的淬炼，在现实与历史、自我与他者、光与暗、生与死、灵与肉的多重镜像中绘就各自的命运图谱。由此，在我看来，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只是整部小说的表层结构，人类无法摆脱的“鹅笼境地”，以及在罪与罚之间永恒受难、在自我救赎的希望与绝望之间艰难挣扎的“巢穴主义”，是小说的深层结构所在。

最后我想说的是，与其说艺术是人间的镜像，不如说人间是艺术的镜像，人间之荒诞常基于艺术，正如艺术之真善美常基于人间。我们无须像疯子或无聊透顶的人那样，举着镜子到处去映照世间万物，我们之所以需要镜子与艺术，不是为了反映世界，而是为了反观自己，认识自己，审判自己，拯救自己，这正是艾伟用《镜中》这部小说提醒我们注意的。



顾盼生辉  
石颖 摄

◆ 人间小景

# 保护野猪

谢丙其

野猪家族自从成为保护动物以后，兴高采烈，大肆繁殖。成群结队的野猪扛着“回遛”“肃静”的牌子，打着“国家二级保护动物”的旗帜，在田地里打滚、磨牙、撕咬，这里啃两口，那里啃两口，身体一压谷子就倒下一大片，竹笋、红薯、大豆等，全给糟蹋了。快熟的稻谷散落在田间，辛辛苦苦一季的收成，一下子就没了。

由于野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按规定不能猎杀，村民更不敢随便猎杀。野猪在乡路上大摇大摆地走着，村民们只好纷纷给它们让道。

农民们对野猪的种种劣迹十分无奈，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。为了保住粮食，保

护家园，他们只好采取各种土办法与野猪周旋。用稻草人披上衣服，插在田埂上吓唬野猪，但两天就被野猪识破，到了第三天，它们就一点都不怕了，又大摇大摆地到田里“疯狂作案”。

“让开，根据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，你们人类岂敢猎杀我们野猪，否则……”地里的番薯还没指指大，都被野猪吃得精光了。原本绿油油的番薯地被野猪拱得东秃一块，西秃一块，很多番薯都被连根拱起，一片狼藉。野猪白天竟然会下山“散步”，排着长队浩浩荡荡闯入居民区。咬死咬伤居民，严重威胁着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。

“砰”“砰”，枪声连响，打得野猪鲜血直流，两颗长长的牙狰狞着要咬人，嘴里嗷嗷直叫：“竟然敢开枪，你们是谁？不怕违法吗？”

“我们是森林警察、防火人员和基干民兵组建的专业捕猎队！”

“为什么杀我？我们野猪已经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！”

“是的，根据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，野猪属非重点保护动物，保护级别较低。当你们成为一种灾害时，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，可实行有组织、有计划的捕杀。”捕猎队员解释道。“是的，你这畜生！当你坏事干绝，即使是国家保护动物，政府也会开出‘捕杀令’的！”愤怒的群众敲断了野猪的长牙。

蝉的叫声聒噪，听不懂，我心烦，痛斥着它们。可是我还是听了，听了一会儿，愣是把蝉的外语翻译过来了，蝉唧唧在喊：风婆婆——放风来！我是一瞬间就明白了，蟋蟀嘘嘘也在喊，蚊子嗡嗡也在叫。原来人与生灵的需求是相同的，心灵就是相通的。

风婆婆住在哪的？是住在天上，还是海里？我躺着，闭着眼睛，巴望着风从天上俯冲而下，或从地下扶摇而上。突然脸上一阵凉，腿上一阵凉。起风喽！风婆婆来了！凉风从头顶吹过来，吹到脚面，立刻返回，再从脚面吹过来，一直吹到头顶。这风知我冷暖，哪里需要就吹到哪里。不大不小，不轻不重，那么舒爽，那么惬意。一粒水滴落在我身上，又是一粒。下雨了？我慌忙睁开眼，只见我娘一手拿着蒲扇在摇，一手拿着毛巾在擦汗。

“风婆婆——放风来！”瞎老太还在叫着。瞎老太的风婆婆还没有来。

我的风婆婆已经来了。我娘就是我的风婆婆，天下的娘都是风婆婆。

◆ 小说世情

# 我的风婆婆

赵传兴

纪了吧，腿脚可便利了？八成耳朵背得都听不清喽。”几个人便哈哈大笑起来。

凉床子在院子中央。我躺在凉床上，一边等风，一边四处张望着。十几只鸡在南面的木头上，睡不着却眯着眼睛睡；大黄狗在凉床下面趴着，舌头伸出老长，呼哧呼哧直喘气。蝙蝠拍打着翅膀，把翅膀做了羽扇。杨柳树的叶子不动，槐树的叶子也不动，墙头上的那棵老母鸡草也不动。大家都在等风，风婆婆跑哪去了？莫不是跑到瓜地里吃西瓜去了？莫不是跑到玉米地里掰玉米去了？

热气走得缓慢，比我奶奶走得还慢，拄着拐似的，走了几步又扭头回来。豆粒大的汗滴

不停从我身体的各个部位钻出来，如果是白天，一定是黄亮黄亮的。我爷爷去压水井旁洗了把脸，又冲了冲下胳膊和腿，抹抹光着的脊梁，篾席一卷到瓜地看瓜去了。我爷提了桶水给大黄犍送去，又给大黄犍点了堆麦芒驱蚊子。屋里叮叮当当响，我娘还在洗刷刷着。

巴巴地等风，都等急了。来股风吧。哪怕一点点，都比西瓜酥瓜甘甜，都比井白凉水清凉，都比玉米棒子嫩汪。把春天里多余的风匀点来也好，把秋天里多余的风匀点来也好，把冬天里多余的风匀点来也好。或者一视同仁，把四季的风平均分配一下也好。这风婆婆咋就不讨人喜欢呢。

马锋冲完热水澡，静静地躺在床上，眼睛盯着洁白的天花板，一动不动。耳边传来同事们熟悉的呼噜声，一天的劳累都将慢慢沉浸在梦中。他翻身拿起手机，离熄灯还有10分钟。他的心又开始莫名地跳跃起来。

“叮咚”一声轻响，是她准时发来了信息。

她聊今天在学校发生的趣事，他聊今天去救援的故事。这个时间，是他们每天晚上最幸福的时候。21点59分，他和她同时发了相同的一句话：做个好梦，晚安。宿舍的灯灭了，他关掉手机，渐入甜甜的梦乡。

他认识她，是在中心小学的消防知识宣传课上。当时，她穿着一件淡黄色长裙，站在一群孩子的后面，像一只要展翅的蝴蝶。

那堂课，他讲得很生动。火灾的预防与扑救，疏散逃生与自救，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等等。他嘴上说着，身体也在做着相应的动作，常逗得孩子们哄堂大笑。她也抿嘴偷笑。农村多马蜂，在讲到马蜂时，他学着马蜂的样子，张开双手不停地扇动，然后跟孩子们说，看见马蜂窝，你们千万不能用棍子捣啊，马蜂的毒性很大，十只马蜂就能毒死一头牛，以后你们要是遇到了马蜂窝怎么办？

课堂上一片沉寂。后排响起了她清脆的声音：拨打119。然后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：拨打119。

他回城的时候，她主动添加了他的微信，他才知道她叫花晓暮。当晚，训练结束后，他收到了花晓暮发来的微信：你今天在讲台上张臂的样子真像一只大马蜂。

不是像，我就是大马蜂。然后发了一串怪笑图片。

后来，他知道她平时住在学校，只有周五才回城里。她知道他每天不是出警就是训练，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。

有一次聊天中，他说，我的脸比包公还黑。她说，那是健康的黑，我喜欢。他又说，跟我在一起，就像牛郎和织女，你会寂寞的。她说，每天能聊10分钟，我就不会寂寞。他又说，万一哪天我不在了呢？短暂沉默后，她说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会照顾好自己和你的家人。

聊着聊着，他们都期待着周五的到来。一个周五晚上，他向班长请了半小时假，小跑到附近的奶茶店。她早已来了。他在她的对面坐下，喝了一口她为他准备的甜甜的草莓味奶茶。看见她在不停地搅动杯子，他问，有心事？

她抬起头，眼睛里明明有泪光闪烁，她说，我妈不同意。他怔住了，握在杯子上的手感到更冰凉。他幽幽地说，都怪我不优秀。不是这个原因，跟你的职业有关。嗯，你妈的担心是对的，说不定哪天我就消失了。呸，呸。她轻拍一下他的手，然后又紧紧地抓住。答应我，以后这话不要再说出来。他伸出另一只手，搭在她白嫩的手上，嬉笑道，嗯，听你的，下次不说了。

一黑一白的手，紧紧握在一起。片刻，他一字一句地说，今后我会加倍努力，让你妈接受我。

她从视频上截取他在洪水中背老人的照片发给母亲，她从报纸上拍下他参与灭火的照片发给母亲……她给他发信息说，加油。他回，加油。

这天下午，正在训练中，班长匆匆走来告诉他，有人报警，小区有马蜂窝。他开车到了指定的小区，在楼下，他仔细观察周边的地形，记好蜂窝位置，用扩音喇叭向楼上喊：请大家关闭好窗户，防止马蜂进入室内。然后走上四楼，敲了敲门。一个中年女人打开了门，他发现女人的手臂，脸上有几处肿块，走路也不稳，明显中毒了。他扶女人坐下，拨打了120，并用白醋涂抹在伤口。

当天晚上，他和另外两名同事穿上防护服，喷洒药剂，驱赶周围的马蜂，轻松摘掉了马蜂窝。

第二天，去医院回访病人时，他竟然看见了花晓暮。花晓暮正拿着手机给那女人看，手机里正是他们成功摘取马蜂窝的消防报道。

女人盯着他的火焰蓝制服看了一会，又看了看花晓暮。花晓暮点点头。女人对他说，你就是马锋吧，我家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你要保证，今后我家小暮只能是你唯一的蜂王。

马锋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憨憨地站在那。花晓暮走过来，轻轻插了他一拳，红着脸说，瞧你那傻样，还不赶紧保证……

